

第五行，我們將經文念一段，對對地方：

【復次阿難。云何六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。阿難。即彼目睛瞪發勞者。兼目與勞。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。因於明暗二種妄塵。發見居中。吸此塵象。名為見性。此見離彼明暗二塵。畢竟無體。】

這以下是四科裡面第二大段，前面我們講過五陰，接著講六入。第一句這是徵起，顯示如來藏也不離六根。佛法裡面說，五根六塵合起來是十一種色法，都叫做內色。這段經文主要是說明我們凡夫迷著內色，它不說根而說入，『云何六入』，它沒有說六根，說「入」可以通能入與所入。譬如眼根，眼根作用的對象是色塵，耳根作用的對象是聲塵，這裡面就有能入與所入，眼是能入、色是所入，耳是能入、聲是所入，這是說明六根為六入的意思。說到六塵境界，六塵是屬於現量的境界，六根裡面除了意根是屬於心法之外，其餘的五根是屬於比量，不像六塵屬於現量。因為五根能發識，能夠吸收攬取外面的境界，也就是前塵，所以有入的意思。凡夫入的是三界六塵，二乘聖者入於真諦，菩薩則入於俗諦，佛入於中諦，可見得都叫做入。其實能入所入不出一真法界，所以六入我們要是窮究它的根源，當然是『如來藏妙真如性』。

這六法在相上屬於比較清淨，我們稱之為內；又因為它能夠發識，所以我們也稱它作根。講到根，有浮塵根、勝義根之差別，當然我們此地所講的不是浮塵根，而是勝義根。勝義根，是比量而知，不是現量境界，這一點要特別留意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個問題在現代來說，有些人將佛法附會於近代的科學技術，往往將我們的神經當作勝義根。如果神經，譬如視神經，我們眼球裡的視神經就是勝

義根的話，這應該是現量，用不著比量。我們在手術之下，在顯微鏡底下看得清清楚楚，怎麼能算是比量？應當算是現量。佛既然跟我們講是比量，而不是現量，可見得不是神經，決定有能發識的，這個要說起來是非常微細的一個境界。因此我們學佛固然有些地方可以用科學來證明、來解釋，但是我們不能牽強附會，因為科學家到今天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還是太多。

譬如我這次到南部講經就遇到一樁事情，這科學家沒有法解釋。高雄草衙那個地方，草衙是個地名，有個妙藏寺，妙藏寺裡頭有一隻狗，吃素的。寺廟裡頭早晚課誦牠都參加，到一打三皈依的時候牠就走了，天天如此。大家都覺得很奇怪，這狗很有善根。有一天有個外地的法師到這裡看到這個情形，曉得這隻狗就是這廟裡面以前的住持，所以牠還有習氣，上殿的時候一打三皈依住持就早走。於是這個法師就把這隻狗叫過來，開示了牠一番，跟牠說：你現在的身分不同，你不是住持，早晚課誦要做完才可以走，不能說打三皈依你就跑了。給牠這麼說了以後，牠功課都做完，再也不走了。這個狗大概在一個多月以前往生了，廟裡還給牠做七，還給牠做超度佛事。由此可知，做一個廟的住持來生墮到畜生道，變成一條狗，這個事情科學沒有辦法證明，但是千真萬確是以前那個和尚投胎的。我再給諸位說，這個和尚是個好和尚，若不是個好和尚，墮到地獄、墮到餓鬼道，那是苦不堪言！墮到畜生道是輕的。好和尚為什麼還會墮畜生道？愚痴，邪正不能辨別。我們看看這個現象，這多可怕。所以像這些事情科學沒有法子證實。

因此佛法是教我們開悟，悟了以後我們本具的德能就恢復，過去、未來一切事相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統是現量境界，而不是比量。說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學佛要從哪裡學起？一切大乘了義經典都教給我們從根本學起。《楞嚴經》是一部好書，它教我們明理，教我

們開悟，悟後起修不會迷失方向。《楞嚴經》可以說處處都提示我們開悟的門路，到此地還是開悟的門路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迷失了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就是此地講「如來藏妙真如性」。我們哪裡曉得，四科七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！假如我們真的曉得了，心就平等，一切萬緣自然就放下。放下萬緣，心境一如，這就叫真發菩提心。我們一般講講發菩提心，那是口皮上的發菩提心，不管用的。心是我們日常生活行為的主宰，而我們現在的心是痴心、迷心，菩提是覺心、是智慧心。我們是迷在一真法界裡頭，發菩提心就是教我們覺悟，覺悟一切事物一切的道理。

如果我們拿百法來說，一切有為法、無為法無不是如來藏。如來這兩個字的意思，佛在《金剛經》講得好，「諸法如義」，如是什麼？如是一，一才如，二就不如。《法華經》裡面佛給我們說得更明白，講這個萬法一如，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」，這是大家都曉得的十如是。哪一法不如！如就是一。「如來者，諸法如義」，這個事實的真相就藏在覺心裡，覺悟的心。迷了就不如，好像一切法各個是獨立的、千頭萬緒，悟了曉得一切法是一不是二。「如」有本來、本具的意思，不變的真如，不動的理體；「來」也可說之為真如隨緣而來，也就是理體所起的大用，有體有用；「藏」就是講的真性，能含藏世出世間四聖六凡一切諸法，所以叫如來藏。說到如來藏，就是把一切萬法統統包括在當中。

而講到妙真如性，「妙」是說如來藏與根根塵塵法爾應現，佛經裡常常用摩尼寶珠來做比喻，摩尼寶珠是清淨的，在日光底下能夠現種種色，所以稱之為妙。「真」的意思，真就是不妄，真實不是虛妄的，無論它怎樣的隨緣變現，體決定是不變的。像古德所謂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那個器隨你怎麼變，但是金的體決定不

變。譬如你有十兩黃金，你把這個金塑個佛像，高興了塑個佛像，這是佛像；你也喜歡小動物，佛像不要了，再把它塑成一個小貓小狗，相變了，質有沒有變？沒變。做佛像是這個十兩金，做成小狗小貓還是這個十兩金。只要諸位不著相，你就見到萬法一如。再給諸位說，這就說到深一層的，相也是不變。相不變就不大好懂，你說性體不變，我們想想還有點道理。相也不變，怎麼樣才能看到相不變？今天科學家的眼光底下來看，相不變，為什麼？他這一看、一分析，這裡頭有多少原子、多少電子，怎麼個排列的方程式沒有變，相也不變。所以才給你講萬法皆如，才給你講四科七大統統是平等的，給你講皆如來藏妙真如性，就是法法平等。我們之所以不能入門，就是我們用個差別心來修學，差別入不到平等門裡面去。這一大科的經文，就是四科七大這一大科，它所講的頂重要的就是說明法法平等的道理，其目的就是要我們用清淨平等心，才能夠入如來藏妙真如性，這就是一真法界。

我們再回頭來看咱們念佛，我們念佛之所以得不到一心不亂，念了這麼多年西方極樂世界一點消息都沒有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也是不懂這個道理，我們不是一心念，不是用清淨心、平等心來念。如果用清淨心、平等心來念，清淨心就是一心，平等心就是一心，果然能用清淨、平等的心念佛，我們看看《淨土聖賢錄》、歷代的《往生傳》，二、三年功夫成就往生的人很多。我們今天在物質享受上超過古人太多了，而我們在功夫上是大大的比不上古人。所以我常常勸勉同修們，我們要找出原因，古人的長處究竟在哪裡，我們的毛病究竟在什麼地方？如果找到，把這個原因消除，障礙消除了，我們的成就不會在古人之下。古大德常常教給我們要放下萬緣，我們就是放不下，又不老實。那個老實人，他雖然沒有什麼學問、沒有什麼智慧，老師叫他放下，他就真放下。我們老師叫我們放

下，嘴巴裡說放下，也點頭放下，實際上一樣也放不下，這就不老實；智慧又不開，事實真相又不曉得，虧吃大了！這一切大乘經都給我們說明事實真相，事實真相明白了，自然就放下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們《楞嚴經》讀了，也很用心的聽了，聽完之後還是放不下，我就可以肯定的給諸位說你沒聽懂，你還是不懂。甚至你在講台上也把《楞嚴經》從頭到尾講得天花亂墜，你還是放不下；換句話說，你還是沒懂。你講的是什麼？是釋迦牟尼佛的《楞嚴經》，不是自己的《楞嚴經》，不是自己如來藏妙真如性中的《楞嚴經》，你講的是釋迦牟尼佛的，所以你不管用。因此我們讀這部經，要把釋迦牟尼佛的如來藏妙真如性，用他這個把自己的如來藏妙真如性給顯發出來，我們學佛要這個學法才行。

佛的如來藏妙真如性是顯現出來的，我們的如來藏妙真如性是迷了，好比佛的蠟燭是點亮的，我們的蠟燭熄了，不放光明。學佛就是跟著佛走，他拿著燈，我們跟他走，藉他的光，可是藉他的光只是短暫的、一時的，不能永久藉他的光。一面藉他的光，一面要把自己的蠟燭也點燃，到自己放光明這叫大徹大悟、這叫一心不亂。永遠是跟著人家的光明走，這不行，這不能入道，不能見性、不能得一心。這是在什麼時候？是在二乘權教的階段，跟著佛走。一面走，什麼時候你自己的燈點燃了，這就不是權教，這就是實教菩薩，才是《金剛經》裡面所說的菩薩。自己的燈點燃了，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現前，放一線光明出來，我們的人我執、法我執都破了幾分。這兩種執有分別與俱生，就是分別人我執都破了，後面就是破俱生的我執與法執，到如來地或者大經裡面講的八地菩薩差不多才能算是破盡，到如來地才圓滿。由此可知，修行無論你修哪個法門，一切事實的真相要是不了解，統是障礙。不了解就是不悟，什麼境界裡頭你都迷惑顛倒，這縱然是真正用功修行也是盲修瞎練。

《楞嚴經》前面講，好比「蒸砂作飯」，那怎麼會有成就！所以我們要認識一切法的妙，它妙在哪裡；一切法的真，它真在哪裡；一切法如如，如在什麼地方，統統要把它搞清楚。這個答案，實在《楞嚴經》裡說得再詳細也不過了。本無諸妄這就叫做真，本無變異就叫做如，這是生佛同體，所以稱之為妙真如性。

說到這個地方，我們要來談談修行。本經諸位必須要牢牢的記住，是阿難尊者啟請成佛之道，而佛給他開示的，你要想成佛，因地心與果地覺一定要相應，七處徵心為的是這個，十番顯見也為的是這個，到今天四科七大還是為了這個。由此可知，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，這個話是一點都不錯。大專同學們發起研究《圓覺經》，《圓覺經》裡頭也是談這個問題；換句話說，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來看世間、來修學佛法。一切大乘經典裡面佛告訴我們，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學佛的人都知道。究竟什麼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？不曉得。或者是依《起信論》所說的，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；或者是依《觀無量壽經》所講的，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。現在問題是：什麼叫做直心？什麼叫做至誠心？我們現在的心誠不誠、直不直？這個關係大！如果我們用的是至誠心、用的是直心，給諸位說，釋迦牟尼佛就省了好多的口舌，你的因心與果地覺相應。難在哪裡？難在我們的心不誠、不直，我們的心是彎彎曲曲的。再拿此經來說，佛給我們講的直心，直心是什麼心？「十番顯見」佛舉一個例子，顯見是心，見性就是直心。我們今天見色，是不是用見性見色？如果用見性見色，你發了菩提心，你真正是菩提心當了家，這就叫菩薩。可是我們怎麼樣？我們還是第六意識心當家，不是真心當家。

第六意識心、第七末那心，算起來八個識就是八個心，以及與心相應的五十一個心所，諸位要記住，佛在《金剛經》裡面說得太

清楚了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我們在百法裡面看到有為法，心法是有為法，心所法也是有為法，色法也是有為法，不相應行法還是有為法。五位百法前四位統是有為法，既是有為法，就是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、如露、如電，並不是直心。而我們今天所用的，你看看是不是用的這些心？是不是用的八識五十一心所？既然用的這個心，完全用的是妄心，所以並沒有發菩提心，菩提心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；我們之所以未發就是迷而不悟，一天到晚還用的這個心，用這個心造業，迷了就造業。如果我們要是用六根的根本性，六根的根本性是菩提心、是真心，我們要用見性見色、聞性聞聲。觀世音菩薩就是修聞性聞聲，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。我們聽一切音聲，我們用耳識、用五俱起意識，觀世音菩薩不是的，觀世音菩薩用聞性。用聞性所聞的對象是什麼？是聲性，就不是聲塵。我們如果用見性見一切色相，那個色相就是色性，所以四科七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，就是這麼一回事。我們今天為什麼看不出六根六塵是妙真如性？我們看不出來，為什麼看不出來？因為我們用的是生滅的心，用的是妄心、痴迷心。看這個色是什麼？色是塵，見不到色是性。我們如果用見性來見色，這一切色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，這在禪宗裡面叫明心見性，見一一法皆是性、妙真如性，無有一法不是，所謂是見性成佛。

給諸位說，說穿了難不難？不難，當下就是。問題就是你能不能轉得過來？就是這個結你能不能解得開？解不開，解不開也不要緊，佛法裡面講求的是薰習，一遍一遍的多聽，聽的時間多了就恍然大悟，這個結就解開了。古大德是這個經驗，我自己修學也是這個經驗，所以佛法大乘了義經典的薰習，不可以一天中斷，天天要讀經、天天要聞法，時間久了自有悟處，古人常說「讀書千遍其義自見」。最怕的是什麼？是你打妄想，也就是說最怕的是你還是用

心意識，還用你的妄心，怕的是這個。因為你用妄心，你對於佛所說的法，畢竟不解佛所說義，不要以為我們現在聽得很清楚，不解。我給諸位講，不解，諸佛來給諸位講也不解，為什麼不解？因為你用的是痴迷之心，痴迷心就是個障礙，就把你自己障住了。所以學佛，在根本上講就是要換心，把我們一向所用的妄心把它換成真心，只要你換成真心，事事物物無不真實，就是此地講妙、真、如，見性了。你才能夠在法法頭頭上都見到妙真如，無有一法不顯示妙真如性，這個時候就是古德所謂「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」。

而本經講到修，真是妙極了，佛講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」，狂心是什麼？八識五十一心所，是狂心、妄心。你要是把八識五十一心所歇了，菩提心就現前，菩提心就是妙真如性，到這個時候這就所謂是一了百了。千經萬論就是說這樁事情，佛就是為這樁事情出現於世間，這就是《法華經》上所講的「一大事因緣」。現在說說我們眼前的境界，想想我們自己，我們自己的麻煩就是有為法擺不脫、放不下，不但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用的是有為的妄心，我們學佛、我們念佛、我們研究教理依然還是用有為的妄心。這個心，大家在此地聽經也聽了不少時日，總應該曉得這個心是黑暗的，是迷惑顛倒的心，沒有觀照的作用。大乘法裡面佛教給我們，依文字般若，起觀照般若，證實相般若，實相般若就是妙真如性。我們要是用意識心、用痴迷的心，它沒有觀照的作用，換句話說，它是不可能照見五蘊皆空的。能夠照見五蘊皆空的是真心，也就是佛在本經教給我們的六根的根性，它有觀照的作用。

觀世音菩薩用聞性，反聞那就是反照、就是觀照，所以他能夠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《心經》裡面講的，「度一切苦厄」。六凡的分段生死、四聖的變易生死都了了，才叫做度一切苦厄。他會用，我們不會用。他有六根的根性，我們也有六根的根性，因此學佛得



訓練，訓練在日常生活當中用六根的根性，不用識，要訓練這種，這叫真正的學佛，這才叫開悟。悟有漸悟、有頓悟，我們想頓悟頓不了。頓悟，那就像《六祖壇經》裡面那些人頓悟，我們頓不了。不過我告訴諸位，我們也不是頓不了，這個悟還是非頓悟不可，一定要頓悟。我們中國古大德，你看頓悟、頓超的那麼多，我們也是中國人，我們為什麼頓不了？頓悟有頓悟的修學法，有方法。我們中國自古以來所傳的這些方法，都是教給我們頓悟的方法，不但是禪宗，教下也不例外。

我這次在南部，有幾位高雄醫學院的學生來找我問佛法，他們曾經提到一個問題，就是講到當代的佛學，在國外都有許多有名的著作，而在我們中國沒有，中國所印的書都是翻印古人的，好像沒有新東西出來，於是外頭對我們中國佛學就有個批評，說我們中國佛學至少要比外國落後六十年，特別是指日本，他們比我們要前進六十年，我們比他要落後六十年。他來問我，這個話對不對？我就告訴他，這個話不對。我說：為什麼不對？你要是說我們中國佛教落伍，我們從來就沒有參加他的隊伍，落什麼伍？參加他那個隊伍才叫落伍，我們沒有參加他的隊伍。而外國那些著作，不要說他的著作還不多，縱然他的著作是百倍的《大藏經》，我敢斷言那些一天到晚著書、講演的，沒有一個開悟、沒有一個能了生死，將來墮地獄、變餓鬼、變畜生，還搞這套把戲。為什麼？很簡單，他用心意識，這很明白。他用心意識，那些著作能不能看？不能看，看了怎麼樣？增加分別妄想。本來你頭腦裡頭妄想還少，你這一看又增長了，妄想要去乾淨才能開悟，你天天還往裡頭增加，你怎麼開得了悟，你開不了悟的。

現在這些年輕人一接觸佛法，就把古今中外的這些著作先都拿來研究、拿來看，這跟我們中國古時候的教學法恰恰相反。我們中

國古時候，佛門跟儒家教學一樣，儒家的小學，你們諸位看看《禮記·曲禮》、《弟子職》，《五種儀規》裡面的童蒙教學，它的精神、方法跟我們現在教育完全不相同。佛門裡面出家頭五年沒有資格看經，也沒有資格聽講。雖然從前寺院裡面天天有首座和尚講經，沒資格聽講；寺廟裡頭有念佛堂，沒有資格念佛；有禪堂，沒有資格參禪。這五年搞什麼？這五年是侍候人，侍候大眾，在寺廟裡頭是服勞役。為什麼叫你服勞役？培福報，折服自己的傲慢，所以叫五年學戒，就是學基本的生活儀規。再其次的五年就是背誦經典，背誦的意義是修根本智。所以這五年是福慧雙修，奠基基礎。五年以後你福慧都有基礎了，才有資格聽教、參禪、念佛。我們現在是沒福慧的基礎，一下就開始搞，他搞到鬍鬚白了，參禪也沒有成功，念佛也沒有得一心，教理也不通，一塌糊塗，這是我們今天人病根的所在。

我們要是不知道這個病根，不能把這個病根去掉，我們怎麼會有成就？我叫他們念四書，他們跟我說，四書過去也背過，應付考試，這東西念了沒用處！「四書念了沒有用處」，那真叫白念了。四書裡面所講的道理，跟我們大乘了義經典的道理沒有兩樣。從前的人在佛法上很容易入門、容易開悟，就是因為有四書五經的底子。譬如一開頭最大的問題就是菩提心，《中庸》裡面一開端就講菩提心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，這就是發菩提心。天命就是我們佛法裡面講「法爾如是」，這就叫性，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萬法皆如，如稱之為天命。率性之謂道，這就是順著性，不是逆著性，這是講無上道。修無上道這就是教學，儒家是教學，佛法也是教學，所以儒書念通了，一接觸佛法很容易理解，一點都不難。可惜今天我們儒書沒有基礎，又不學小乘，就好像念書一樣，小學、中學都沒有念過，這一下就念到大學，就入大

學之門，這一進去之後茫然無所措，必然的現象。這都是我們今天學佛一般的通病，不知道從根本學起。

我在高雄五天等於閉關，我住在彌陀院的小房間裡頭，那個房間只有十個榻榻米大，除了晚上我下來到大殿講經外，就在那個房間裡頭。三餐飯他們送過來，這裡頭也沒有電視、也沒有廣播、也沒有報紙，所以說五天閉關，外頭事情什麼都不曉得。台北下這麼大雨我不知道，今天才聽說。還聽說有幾個小學生到教育部去告老師，這成什麼話？這不成話！中國自古以來尊師重道，所以從前的教育，小學教育教的就是灑掃應對，教的就是如何孝敬父母、侍奉尊長，教這個，再就是教你背書，決定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。今天會出這種現象，都是我們學外國的洋教育才會有這種現象。所以今日之下，背師叛道比比皆是，這還談什麼成就？我們中國古人所說的，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，教我一天都是我的老師，此恩此德這一生都不敢忘記，這是確實值得我們反省的。

凡夫就是妄心捨不掉，失去觀照的能力，因此我們為境界所轉。前面我們曾經讀過，「若能轉境，則同如來」，我們今天不能轉境界，而被境界所轉，從此把這些妄心、心心所都引發起來，起惑、造業，這是我們目前所幹的這一套。果然真正的明瞭通達，六根六塵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，這個問題全都解決了。經論合起來看，意思實在是非常的明顯，百法給我們一分析，哪是有為、哪是無為。有為法是依他起性，沒有自體，當體即空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是依他起性；不相應行法是遍計所執性，更是虛妄。如果真曉得當體即空，那不是妙真如性是什麼？何必又要佛在般若會上說得那麼清楚、交代得那麼清楚！真正明白之後，放下了。所以像《金剛經》講的，《金剛經》教我們如何學、如何受持、如何為人演說，自行化他，教給我們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不取於相就是在一切相

裡面沒有執著、沒有愛取，你這個心是定的，心是清淨的、是平等的、是不動的。說一個不動，《楞嚴經》裡面「十番顯見」的十種意思統統具足，不動就是真性。我們對這些要緊的意思，要能夠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得透徹深入，然後運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這叫真修行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不僅僅是教你念佛、拜佛、誦經、聽講要用菩提心，而且穿衣、吃飯、待人接物一心無二心。

說到這個地方又有麻煩來了，為什麼？我們眼看著現實的社會大家都是用妄心，而且都是想盡方法來騙人的心。我聽那些做生意的人跟我講，有很多做生意他們只做一次，為什麼？因為第二次就不靈了。所以第一次騙，騙到手了，下一次就另外再去搞別樣，存心就是騙人！在這個社會裡面大家都是用欺騙的手段，我們用誠心誠意不是處處吃虧倒楣嗎？我們是不是也用點奸詐之心，或者是防禦之心？俗話常說，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，我們要不要用防人之心？諸位要曉得，如果你是用防人之心的話，你就別想出三界，別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既然學佛了，我們就是一真到底，人家騙我，我對他也真實。該吃虧的地方，佔不了便宜。是自己的福報，別人還能夠騙去嗎？哪有這種道理？因果講不通！會被人騙掉的，不是自己的福，這個道理要懂得。真正是自己的福報，怎麼會被別人騙去？這種淺顯的理都不懂，難怪他在佛法上沒有立足之地，他連袁了凡都不如。

所以不怕，我們對待人對事就是真心、就是至誠心，人家欺我也好、騙我也好、坑我也好，反正我用真心能證菩提、能生淨土，我捨了這個報身就跟阿彌陀佛拉手，這多自在！如果你在這個世間還要存個防人之心，換句話說，你下一輩子還要來，苦不堪言。你看看這個世界、這個社會有什麼值得留戀？有什麼好處？苦不堪言。縱然生到天上，色界天還有壞苦，無色界天還有行苦，三界統苦

，猶如牢獄。出了三界就好像從監牢獄裡放開，這個多自在！真正獲得自由了。為什麼對於這個苦地牢獄還要留戀、還捨不得？學佛的人要放開，不要害怕，要把一切都放下，明天死了明天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多自在，這才是一個明白人、才是聰明人。當我們有力量的時候，盡心盡力培福，利益一切眾生；機會失掉了，失掉以後再就不容易了。